

海岸

佳作 陳郁錚 醫三

我知道這一次她若能獨自離開，也許再不回來。
夜夜我在礁石間無力的低泣。

你，可曾聽說過那遺忘海岸？我一直不知道，是人們遺忘了海岸，抑或是海岸遺忘了人們？而那是一個最深最暗最安靜的夜晚才能聽到的遺忘海岸浪花的細語，對我說的故事。

飛濺吧！浪花！送出我的呼喚，帶領那些屬於我的人們回到我的懷抱。記得嗎？那個可愛的女孩？那時她來到我的身邊已經好一段日子。一個月？一年？我不知道，那是人類的時間。

此地的時間只存在於她和我之間。存在於我的氣息呼亂她晶柔的黑髮，她的纖手感覺著我飛散的浪花之間。她常常久久的和我互相凝視，我會看到她黑瞳中她出生前就已存在的我的影子。當有人將她從我身邊帶開時，我在黑暗中用波濤聲輕輕嘆息我的等待。

每一次她再回來時，會更接近我。然而就在我想我快要得到她的灰白冰冷的季節，他來了。

他和他是怎麼相遇的，我記不太清楚。好像是他沿著岩岸踽踽獨行時遇到如凝凍在我凜冽氣息中的她，問了句什麼話。她的回答傳入我的耳中：「情人貝？不，我在這兒這麼久可從沒看過。」情人貝？我知道，但我沉默。季節的變換一天天蕭然，我的呼吸也越來越刮人。他和她越來越常漫步在一起。有時在我的狂息中他脫下外套給她披上時，我的嘆息迴盪在空曠的海岸。日復一日，她望著我的時間越來越少，而越來越常跟他在一起。我暴怒地拍打著岩石。浪碎，又退下；浪碎，又退下。但夜晚她終究屬於我。一頂帳篷，一堆營火是黑暗中我和她之間唯一的阻隔。可是有一天他居然來了，對坐在枯礁上望著我的她說了些什麼。她的回答傳入我努力壓抑濤聲的耳中：「你回去吧！這兒沒什麼情人貝，冬天又到了。」他要她一同走：「妳不能獨自留在這麼荒涼的地方！」我的怒火從來沒這麼大，我的狂嘯聲充滿空中。她說的話一瞬間使我轉為狂喜：「你以為我為什麼來這兒？我累了，永遠望著經過我的人群而找不到一個能讓我忘記這海的呼喚。」他問了一個最蠢的問題：「什麼

呼喚？」她指著黑暗中洶湧的我說：「你聽！」我用最雄渾的聲音奔騰著：「我愛你！我愛你！」她靜靜說：「你走吧，別忘了你是為誰尋找情人貝。」他走到聽不見她才低低接上：「別回頭吧！在我非得跟著你離開之前！」

一整個冬天我失去了她。

她照常在我的呼吸中散步，照常從早到晚望著我。但當夜晚降臨，她的營火燒得前所未有的旺烈。營火搖曳閃耀下她的眼中那些我以為已死去的影子再度出現。那些由稀薄逐漸成長轉濃的過去的人、遺忘的人的影子。

氣候逐漸轉暖，我的力量一天天減弱。她滅熄了營火，拔除了帳篷。我知道這一次她若能獨自離開，也許再不回來。夜夜我在礁石間無力的低泣。

罪魁禍首的他竟敢回來！他沿著海灘盲目且徒然的搜尋時，我壓抑著滿腔憤怒悄悄跟隨著他的腳步。終於在最危險的絕岩上我攔住了他，將他拋入我所造出最可怕最瘋狂的漩渦中。當我心滿意足的淹沒他無用的叫喊和掙扎時，她一定尚未走遠。接下來一片混亂中我只記得那我熟悉喜愛的身軀投下來在空中劃出那麼漂亮的一道弧線。

現在，為什麼還在我的身邊徘徊？男孩？她已經永遠屬於我，沉睡在我深暗的懷抱中。如果你撿到她漂流日曬漂白的骸骨，帶回去吧！那就是傳說中的情人貝。將它做成項鍊送給你的情人，她將會永遠愛你。但你可要小心，屬於我的這些人的骨頭都一樣，外表雖然堅硬，裏面可是軟得隨風而散。

你可曾聽說過那遺忘海岸？在最深最暗的夜裏，我會聞到依稀的海風，聽到遙遠的濤聲。

得獎感言：

「海岸」是怎麼產生的？是它自己要求出來的。當生活的一點一滴匯流積蓄到無法承受，而從我的筆端掙扎而出。剛完成時每看一次又重歷創作後的虛脫一次。該感謝秀娜在我已遺忘海岸的感受而無意投稿時一再催促，猶記得起草那個獨起營火，漫遊在星光下荒寂無人的河床上的夜晚……。

評語：

1. 李健祥老師：構思別出新裁，全篇洋溢詩的氣息。
2. 周淑媚老師：極抒情的文筆，惜故事性不強。